

(上接 A25 版)

后人留守 高第街许地

两百岁老屋 族人乐得安居

广州高第街很出名，中山大学老校长许崇清、鲁迅太太许广平也是大名人；这两者可以在一个地方找到交集——位于高第街北侧的许氏家族聚居处“许地”。从清代一品官到现代大学校长，许家人才辈出，被誉为“广州近代第一家族”。

两百多年过去了。位于许地中心位置的许地 36 号，如今住着许叔一家四口。这是一座与许地同龄的老宅子，雕花木檐下悬挂着叶选平题写的“浙江署理巡抚许应鏞故居”牌匾，门口墙上镶嵌“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许广平故居”的铭牌；而每天在这檐下、门前进出的许叔，却很少会为它们停留驻目。

老宅经了了然于心

“这里对我来说，只是一座住宅，而不是一个文物。”许叔身为许氏家族第十代后人，在 36 号老宅出生长大，留守至今。他说，属于前人的辉煌早已烟消云散，和今日的生活并无半点相干；他所在意的，是雨天时屋里的渗井是否堵塞，厅堂的雕花屏风要不要清洗，檐口下的两根大杉木柱有没有增加“危险系数”……这些才是与他一家生活息息相关的真实细节。

年过五旬的许叔，老母亲已经 86 岁，儿子正上初三。他在 36 号度过了青少年时代，文革中去了海南岛，七年后回到广州。后来由于单位分了宿舍，许叔搬离了老宅，住进位于一德路的水泥钢筋房。最近几年，母亲年事渐高需要照顾，他便带着老婆孩子重归故里。

许叔了解这座家族老宅，犹如历史学家熟悉所有的朝代。他说，许家祖先始建许地时，共有 10 间大宅，格局相同、面积不等。10 间屋子连成一体，互相之间有走廊相连，走廊之上有瓦顶，与北京四合院颇为相似。“在我阿爸那一辈，即使下雨天，把 10 户人家走遍也不会淋湿头。还有，小孩子爬上屋顶，可以在一片房子上随意走动。”这些从小听来的欢乐场面，许叔至今仍然神往。

他还知道更微妙的。许地初建时距离珠江很近，一年四季吹南风为主。因此，10 间大宅从南往北高度逐渐递增，以便舒爽的南风可以拂临每一户人家。许叔感叹：“现在珠江边建高楼是错误，把江风都挡死了。想来两百年前老祖宗的设计，真是有科学见地！”

不过，旧时情景已成往事，当下生活才最重要。日常起居的缘故，许叔摸透了老宅的“脉”和“关节”。而让他最惊讶的是一个初已有之的渗井。这个开在后院的渗井，是一个边长约 10 厘米的方形格状铁盖，并不起眼。“渗井没有通道。但下大雨时，全屋的雨水，地面上的、屋檐流下来的，全都能通过渗井排走，从来不会发生水浸”。简单的渗井有如此强大功能，许叔试过一探究竟。“别看开口小，往下其实是梯形”。他将井盖掀起，随手拿起一根约一米长的铁枝插进井里，“而且很深，你看，这样插下去还远没到底。”

后院颇有古意。青石板砌的水槽，底下两个灵兽面貌的石墩。墙角生了大片青苔，透着丝丝幽凉。一抬头，二楼一列雕花窗赫然入目，风格与厅堂的雕花门如出一辙，简朴而细致，不似一般岭南建筑雕刻的繁复富丽。许叔说，以前二楼是不住人的，只是用来放杂物并遮阳。另外，雕花门窗表面的清漆百年来也不脱落，平常稍加擦拭或用水龙头冲洗就能清洁。

对门人家是邻居也是亲戚

翻开许氏家族的名册，是一片熠熠星光：上至清代礼部尚书许应鏞、鸦片战争后反英军入城的功臣许祥光，后至民国时期粤军总司令许崇智、东征名将许崇济和许崇年、国民党“一大”宣言起草人、广东省副省长和三任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，最为人们熟知的，还有鲁迅夫人许广平。

许地如今到底住着多少许家人，许叔没法算清楚，“家族太大，支系太多。很可能走出门碰见一个人就是同宗，但大家不相识也不知道。”最经典的例子是：许叔的弟弟小时候在学校受了同学欺负，大人找上对方家门理论，谁知开门一看，“肇事者”竟是亲戚。双方家长们分头教训自家小孩：“打什么打，他是你的亲戚！”

36 号北门相对的 33 号，虽然因改建而全不见旧时模样，但那里却是正宗的许广平故居，现在住着许广平的侄孙。许叔平日和他碰见，也会聊聊家常。在许叔眼里，这个对屋有着“双重身份”，“既是邻居，又是亲戚”。

许叔不认为自己是“留守者”，“没有刻意要守着这里，只是自然而然地留下了”。住在祖屋，优点是地方阔落，缺点是蟑螂老鼠多。无论怎样，许叔一家尽力使这里更舒适和有生气。这座两百岁的老宅，许家人还能住多久？许叔的态度一如既往：“顺其自然吧。”



名人故居牌匾常挂屋檐下



鸡蛋花树就在头上



许广平后人住在许叔对门



大小马站书院群与中山路的交界口，不远处就是五月花广场。



冠英书院的这口古井，仍然是街坊们洗菜的主要用水。



何家祠的街坊们，闲来无事就会相约在院子里打麻将。

离别前夕 越秀古书院群

旧时琅琅读书声 今日邻里话家常

西湖路上紧邻广百新翼的商城，专营潮流服饰和模特道具。逛街经过的人们很少会知道，这栋生着现代面孔的大楼背面，铭刻着一个已有千年历史的名字——流水井。

流水井不是一口井，相邻的小马站、大马站也不是驿站，它们都是小巷的名字。这三条小巷藏身喧嚣的北京路，曾经矗立着自清末以来广州最大的古书院群。越秀古书院群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，一度云集了当时两省的总督部堂、抚院、府衙、布政司等政治中心，三个学宫，五所省级书院，一所府级书院，两所县级书院以及大量的民间宗族书院，还有三条著名的书坊街。2002 年，这里被市政府列为首批历史文化保护区。

从流水井牌坊进入，是在闹市中更显幽静的麻石街。走到街道尽处，只见一片断壁残垣，与中山五路五月花商厦隔着墙头野草相望。一位居民告诉记者，这一带就是著名的大小马站书院群。然后他指向身后的流水井街说，那里还剩下三间书院，但早已和学堂无关，如今总共住着一百多户人家。

鸽笼人家，邻里守望朝不闭户

1993 年入选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流水井何家祠，始建于 1808 年，是何家子弟赴穗应考之地，是目前广州唯一保存得基本完整的纯粹书院建筑。昔日的何家学堂，解放后收归国有成为公房。位于中心的书院建筑，做过流水井幼儿园，现在变身北京街文化站。围绕书院而建的内巷——东巷、西一巷和西二巷，则一字排开布满鸽笼般的民居，生活着 70 多户还未能住进现代高楼的广州中下层百姓。

罗阿姨在东巷住了 30 多年。这里共 10 户人家，站在巷口望去，1 米多宽的青石板路上，右边是一扇接一扇的木门，左边一个挨一个的水池和厨灶，别具一番齐整的韵味。

罗阿姨的房子有 28 平方米，曾住着她一家三口和大伯一家五口。人多地少，2 米 8 高的楼层也搭了阁楼。后来大伯分了宿舍搬走，罗阿姨一家认为这里地头好，大人小孩上班上学都方便，于是乐意继续留守。没有独立卫生间，每天上厕所要步行 5 分钟到大马站公厕，但罗阿姨说“几十年，习惯了”。没有像样的厨房，居民要在同一屋檐下做饭和洗衣，边干活边聊家长里短，自有一番乐趣。地方狭窄，人们更珍惜每一寸美化环境的空间，在水池旁、门口、窗台、甚至空调机上摆放绿色植物，有盆栽的、有用塑料瓶水养的，干净青翠，令采光不好的内巷显得生气勃勃。

最令罗阿姨住得舒心的，是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。“街坊们很团结，平常大事小事都帮你、我帮你。大家白天出去都不用锁门的，邻居会帮忙看着。”

修复在望，街坊将散东西情难舍

不过，何家祠中左邻右里乐也融融的情景，不久后将成为记忆。“这里要恢复以前书院的样子，我们可能很快就要搬走了。”罗阿姨说，修复何家祠的计划早有耳闻，估计最近在抓紧进行，因为近几个月政府已没有向住户收租。她笑说，“做好准备去金沙洲啦。我们这些老人家退休了，交通不便也没什么影响。只是到时各散东西，舍不得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”。

1999 年，由于旧城危房改造和地铁上盖物业开发，大小马站、流水井古书院群被某地产公司划出 28000 多平方米，各大小书院全被写上了“拆”字。紧急关头，20 多名广州市人大代表联名提交议案，呼吁对古书院群进行保护和复建，最终引起市政府的重视，很快下达通知停止拆迁。2002 年初，广州市政府计划部门批准书院改造资金立项共 2997 万元。

根据规划，将对大小马站地段采取规划控制、保护修复（文物保护单位和部分古建筑）、复建改造（部分古书院建筑）、普遍改善（市政设施、居住条件）、彻底整治（古书院内及周边的不协调建筑、构筑物）、优化环境（增加绿化、降低居住和人口密度）的保护原则。整个工程共分 3 期，初步拟定于 2010 年完成。预计工程完工后，百座古书院和 3 条书坊街将重现羊城。

(下转 A27 版)